

针线筐里溢母恩

寇俊杰(河南)

针线筐是母亲的陪嫁物。那是外公用藤条编的，脸盆大小，里外都刷了深红色的油漆，看起来结实大方。从我记事时起，就经常看到母亲坐在针线筐的旁边，不是纳鞋底，就是缝补衣服，要么是绣鞋垫，总之，她有干不完的活儿。

母亲的针线筐里收纳的都是她的宝贝，有五颜六色的丝线和碎布块，还有剪刀、顶针、针锥、钳子、旧挂历剪成的鞋样，以及没纳完的鞋底、鞋垫等。其中最吸引我的，是一个红色塑料材质的知了形物件，有头有身子，顶端还装饰有两个小黑珠作眼睛，看起来生动极了。第一次见到这只“知了”时，我忍不住拿出来就要把玩，母亲见状，赶紧从我手中接过，慢慢地把“知了”的头和身子拔开，原来，里面有许多亮晶晶的针。母亲指着这些针说：“又粗又长的针是纳鞋底用的，又细又短的针是绣鞋垫用的，还有缝补衣服的，各有各的用途。你可别乱拿，小心扎伤你

的小手！”

针线筐不但是母亲的宝贝，更是全家人的宝贝。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大街上没有服装店，而我们家人口又多，全家老小的衣服、鞋子都要靠母亲一针一线地做，棉衣短袖，棉靴单鞋，母亲的工作量可想而知。

在过往的时间里，母亲几十年如一日地下田劳动、洗衣做饭、喂猪喂鸡，无论白天黑夜，只要一有空，她就会端出针线筐干活儿。寒来暑往，长夜漫漫，母亲长久地守在昏黄的油灯旁，四下静寂，陪伴母亲的，只有她映在墙上的身影和我们入睡后均匀的呼吸声。我清晰地记得母亲做针线活儿时的样子——用针锥吃力地扎透厚厚的鞋底，再把拖着长长棉线的针穿过去，有时还要用顶针顶一下，针露头了，再用钳子把针拽出来，然后“刺啦”一声，把线拉出来，最后，把线缠到手指上用力拉紧拉实，这才算完成了一针。一双鞋底需要扎多少针？全家人的鞋底共要扎

多少针？还有那无数件的单衣棉袄……无法计算，也不用计算，因为母爱有多少，针脚就有多少。

后来，父亲不在了，我们都参加工作了，就把母亲接到城里来住。虽然住在城里，但我们每年都要回老家几次。每次一进家门，母亲就在我们的搀扶下直奔正房，打开柜子把针线筐抱到屋外。历经岁月沧桑的针线筐早已破旧不堪，但母亲却小心翼翼地端着它，生怕一不小心针线筐就会散架，如同我们小心翼翼地扶着母亲不敢松手一样。我们这些儿女暗地里叹一口气——唉，母亲和她的针线筐都老了啊。

阳光下，我分明看到了母亲眼眶里有晶莹的泪珠。她像抱襁褓中的儿女一样，把几乎跟了她一辈子的针线筐抱在胸前，轻轻地吹去上面的灰尘，端详一会儿，再用手一一抚摸里面的物件，那专注的神情像是和久别的亲人交谈……

一碗肉丝面

尹成荣(吉林)

女儿四岁时，我和爱人的工作几乎同时遭到了变故，无奈之下，我暂时留在家中照顾孩子料理家务，爱人外出打工赚钱养家，家中经济拮据，日子过得十分艰辛。

好在女儿从小就很懂事，很少吃零食，也几乎不闹着买玩具。有时，她实在饿了，就对我说：“妈妈，我不要买贵的零食，一根小小的雪糕就行。”看着女儿渴望的眼神，我心里常是一阵酸楚。

那一年，到了我生日那一天，爱人早上临出门时对我说：“晚上咱家包顿肉饺子吧，我也馋了，正好给你过生日。”中午，爱人又打来电话，说他临时去吉林出差，晚上赶不回来了。于是我决定晚上不包饺子了，正好省下买肉的钱。

幼儿园放学时，女儿见了我问道：“妈妈，爸爸不是让你晚上包饺子吗，你怎么不去买肉？”

“爸爸去吉林了，今晚不回来，等他回来我再包吧。”

“可今天是你的生日啊，怎么也得吃点好吃的庆祝一下嘛。”

“我是大人了，不用专门再过生日啦。”我的语气里有些落寞。

女儿没有再说话，乖乖地拉着我的手走路。走到一家小吃铺门前，女儿不走了：“妈妈，我饿了。”“你在幼儿园没有好好吃饭吗？”我问她。“吃了，可我又饿了。”女儿站在小吃铺门口不走，我只好带她走了进去，女儿对服务员说：“我想要一碗肉丝面。”我心里想：唉，日子清苦，孩子也没吃到什么好吃的，原来她是想吃肉了。我心里又是一阵愧疚。

不一会儿，面端了上来，女儿才吃了几口面，就把碗推到我跟前：“妈妈，你也吃面。”

“我不饿，你吃吧，等会儿我回家吃饭。”我摇了摇头。

“妈妈，我吃不完了，已经很饱了，你帮我吃完好不好？”女儿一副吃不完的样子。

“你这孩子，明明不太饿，还非要闹着买面吃，这不是浪费钱吗？”我不满地看了女儿一眼，只好剩下的面吃了，还挺好吃的，我有点意犹未尽。

“妈妈，面好吃吧？”女儿问我。

“好吃，可惜你不好好吃。”我还是有些不高兴。

“妈妈，其实那碗面是我故意为你要的，平时你太辛苦了，过生日我想让你吃点好吃的，妈妈你不要怪我，祝你生日快乐！”女儿说的时候有一些小心翼翼，她知道家里经济紧张，怕我因此心疼。这个时候，我才明白女儿的良苦用心。我忍住鼻子泛酸，在她的脸上轻轻地亲了下，然后相依偎回家了……

如今，女儿已经长大了，我们的生活也早已摆脱了那个窘困的境况，然而每每出去吃饭，我最常点的，还是肉丝面。不是不爱吃大餐，而是在那一段最苦的日子里，懂事的女儿用一碗肉丝面为我留下了最珍贵的记忆。

初夏谣

刘建(江苏)

柔柔的风一吹进初夏
就变得热情高涨起来
瞬间点燃了红艳艳的石榴花
我猝不及防，被撞个满怀

灿灿的阳光泼洒向大地
溅得人间葱葱翠木繁盛
麦浪滚滚，透露麦穗的秘密
蛙声阵阵，敲响收获的鼓点
燕飞款款，拉开夏天的帷幕

池塘边的垂柳不再留白
密密的枝条上缀满鸟语莺啼
夏之序曲中掉落下小小音符
蜂嘤、蝶舞、虫鸣
被布谷鸟一一拾取
编织成催耕的歌谣

乡亲无暇，一头扎进农事里
新插的秧苗
是他们心中日渐丰满的希望

礼赞新宁易晓金

林承海(湖南)

你是父亲的女儿
你是儿女的母亲
你的身份是女支书
你的名字叫易晓金

把初心担当写在平凡中
山路上刻满了你奔波的脚印
带病工作 殚精竭虑
你的心中只有村民

你是一叶夫夷江畔的小船
载着石泥村扶贫乘风破浪
你是牛角滩上芳香四溢的花
脐橙园中缀满了新的希望

你是贴心的好媳妇
嘘寒问暖把全体老人挂在心上
你是留守儿童的好保姆
无微不至的关爱如同亲娘

过度劳累啃啮了你的身体
你却坦然面对肺癌病情
乡亲们为何眼里满是泪水
因为你谢绝了人们的捐款美意

卖车卖房为你治病
丈夫的挚爱你热泪盈盈
与病魔抗争搏斗近半年
死神退却，你终于赢了

“医生，我还能正常工作吗？
请您给我开一张证明”
“这是我的‘生死自负报告’
领导，我想继续留在一线扶贫”

你立下生死请令状
誓要让贫困山村改新颜
扛下千斤重担
展现铁骨柔情
喜看今日石泥村
文明新风吹 乡亲共致富

人们把祝福编成最美的花环
愿健康快乐永远伴随着你
因为，你是钢铁铸就的好支书

山脊上的街市

周家琴(四川)

阳光遍布的川西北高原，每一个村寨，每一条河流，每一片土地都被赋予了明媚的景象。想去马尔康的松岗看直波碉群，想去松岗梁子听一声鸟鸣，想去松岗神秘的天街里走一走逛一逛，是我在这个时候最朴素的愿望。

5月末，当梭磨河大峡谷的高山杜鹃如云霞般开放的时候，阿兰从若尔盖大草原来了。她说自己心里一直有一个梦——要在高山杜鹃花开的时候置身于那梦一般的花海中。

我们从康城沿梭磨河一路向南去松岗，十多公里的路程感觉只是转了几个弯就到了，到达松岗时，田野里的农人正弯腰忙碌着。如今，新建的松岗民居依托山沿整齐布局，一幢幢石砌的藏式楼房一字排开，格局别有韵味。若要想找寻松岗过去的影子，只能去松岗梁子上的天街里转转，嗅一嗅岁月深处嘉绒藏寨的另一番风味。

天街以前其实不叫“天街”，它是松岗土司官寨的遗址。从山脚往上望，建在松岗梁子上的寨子，整个背景都是高远的天空，“天

街”或许正是因此得名。松岗土司官寨为四土官寨之一，高高的松岗梁子上，两座石头砌成的碉楼威风凛凛地站在山之脊梁，隔着梭磨河与对面山上的直波碉群遥遥相望，构成了一幅绝美的风景画。

我们走到松岗梁子的时候，正是云淡天高，心情格外惬意。从山脚下仰望石砌的寨子，天街中小巧玲珑的石头房子犹如沉睡的婴儿一般，静静地依偎在碉楼旁。通往天街的路有两条，一条是沿后山蜿蜒的狭窄村路，另一条是山脊正面的近道，需要沿石梯逐级而上。

登上天街的时候，已是落日西下。寨子中间有一条长长的青石板小道，随着寨房的错落而左弯右曲。我们漫步在安静的街道中，只看见一只猫咪从身旁轻巧溜过，这时，阳光斜斜地照射过来，窄窄的街道一半在阴影里，一半在阳光中。不远处，一只画眉鸟落在寨房的一角婉转歌唱。

其实，松岗土司官寨在过去是一个热闹非凡的寨子。整个寨子的房屋沿着窄窄的山脊两侧筑石而建，布局错落有致。青灰色的

石块是寨子的建筑主料，整体建筑没有用一颗铁钉，全部是用石块和泥土垒建而成，完美地凝聚了当地人民智慧的结晶。原居住于此的村民在若干年前都已整体搬迁至山下的新寨了，这里早已归于宁静，偶尔有游客匆匆的身影打破松岗梁子上的宁静，为寂静神秘的古老街道增添一丝生机。

走在幽深的石板街上，阳光从背后斜照过来，把游人的身影衬得有些孤独，仿佛走进了古老的时光里。沧桑的岁月在山脊上横躺成一阕沉寂的历史，天街犹在，古人不复，流淌的故事在花开花落中几多斑驳……

天街的老屋静静地坐在山梁上，在人去屋空的静寂里，一米阳光洒落一地温柔。曾经的繁华如过眼云烟，一个村庄的乡愁挥之不去，思之即来。我想用文字记下一段心情，再好好记录一段天街的历史，但我更希望有一天，天街的寨房能够再度热闹起来，在黎明的微光中，市井之声渐渐浮起；在清凉的月光下，孩子们泛开喃喃的梦呓。

晨

杨丽琴(安徽)

在一片鸟鸣的喧嚣中，山村醒了。
睁眼，侧耳听。不大的院子里，仿佛正在开一场百鸟演唱会。屋顶上、树枝上、地面上，啾啾、叽叽、喳喳、咕咕、嘎嘎，清脆的、粗哑的、婉转的、直率的、悠长的、短促的，有近在窗边的，也有在空气里缓缓流动的。偶尔，一只鸟儿张着翅膀从院子上方掠过，一声长鸣在天地间悠悠回响。

“嘀嘀——”，车铃声响起，七十多岁的公公准备骑电瓶车去赶集，临走时，他说一会儿就回来。公公说的“一会儿”，指的是山里的时间，在这里，半天的时间可能也就是“一会儿”的功夫。山里人随便在山坡上开一块地，除去丛丛杂草，翻开土，刨松，锄碎，撒一把菜种或栽几株辣椒、茄子秧苗，再到山

沟里提两桶水把土浇透，大半天的光阴也只是在转眼之间。碰到了人，问，忙啥去了？答，在山里忙了一会儿。

婆婆换上一件靛蓝色的大褂，披着晨光向山里走去。自从五叔与人合伙承包了村前的山场后，婆婆就成了山场的饲养员。山场上的树林里盖了羊圈、狗窝、鸽子棚和鸡鸭鹅舍，每天，婆婆就在这些圈啊、窝啊、棚啊之间来回忙碌。早上到了山场，婆婆先去打开圈舍的门，鸡鸭鹅便如潮水一般蜂涌而出，那只花翅膀的大公鸡最性急，扑楞几下翅膀就跳了出来，稳稳地落在地上，又翘起脚踱两步，昂起头，一声“喔喔喔——”响彻山谷。

羊最憨，慢腾腾地走出了圈，摇两下尾巴，不紧不慢地吃起了沾着露水的青草。



摇到外婆桥

王国红(山西)摄